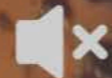


在最好也最壞的年代， 唱出臺語的未來

Tī siōng hó iā siōng-phái ê sî-tāi , tshiunn-tshut Tâi-gí ê bī-lâi

最後更新日期於2022年6月19日

本網頁專題使用聲音素材，建議點選下方按鈕開啟聲音





「你上一次講臺語，是什麼時候？」

Lí tǐng-pái kóng tâi-gí, sī siánn-mih sî-tsūn

(註：「臺語」一詞如何使用仍是爭議，
本篇文章中所稱之「臺語」乃指「台灣閩南語」，
使用此一詞乃因目前社會大眾依舊普遍以「臺語」，
這個詞來形容「台灣閩南語」。)





臺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的瀕危語言六等級中被列為

第三級 — 「重大危險」

也就是祖父母會說，但不常對小孩使用
存在傳承的危機



家中常用語言	1945年前出生	1986-1994年出生
臺語	71.4%	22.3%
華語	12.3%	57.3%
臺語、華語混用	5.7%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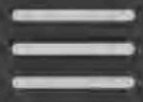
2013年「家中最常說的語言」調查研究，年輕人(20-28歲)說臺語的比例僅剩22.3%，更不用說是2022年的現在，情況更為嚴峻。



在當前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的臺灣社會，許多長輩為了和孩子溝通、拉近距離，會捨棄講臺語，選擇使用陌生、不流利的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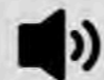
「年輕人會聽不會講臺語」、「阿媽跟鄰居說臺語，轉頭跟孫子說華語」是普遍的現象。





過去政策力推「國語」，臺語逐漸凋零，預計再過30~40年，若現在的狀況持續，臺語將會消失。

背景音樂：純純—〈桃花泣血記〉
建議開啟聲音聆聽，按鈕可關閉音樂





臺語，曾經是臺灣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然而在時代變遷下，臺語也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流失。

音樂反映社會的脈動，不同年代的臺語歌轉譯著政治的壓迫、思想的衝撞、自由的渴望，以及時代巨輪下不斷流動的平凡日常。

從本土臺語歌近百年的發展，可以看見臺語在生活裡的面貌。



1925-1937年 •

臺灣本土創作歌曲全盛時期，鄧雨賢作曲的〈望春風〉、〈四季紅〉、〈月夜愁〉等，都是至今人人依舊耳熟能詳的歌謠。



· 片牌王藝文情純理倫會社級超 ·

香菱 小英 王哥 玲英 玲英 金塗 金玫

聯合主演 武拉運 周萬生 楊月帆 劉江海 楊長江 領銜主演

露露紀唱主歌題主
售有處到製灌片唱山海由
！理連結得難緣無生今
！鳥翼比盟結望期世來

爆銘 滿謝

1.30
3.30
7.20
9.20

松都

1.00
3.00
5.00
7.20
9.30

三建國

1.20
3.20
5.10
7.40
9.40

大觀

1.30
3.30
5.50
7.40
9.50

大光明

影電的看須必老父的教禮舊及女男年青代時新部一是

桃花

泣血記

文字幕中



1932年 ·

臺灣最初期的現代商業性流行臺語
歌曲〈桃花泣血記〉，為同名電影
宣傳曲，同名片〈桃花泣血記〉由
阮玲玉主演在臺灣上映。



1940-1950年 •

臺灣戰後轉型期，國民政府遷臺，
臺語歌曲的黑暗時期。

1949年

實施戒嚴，同時也包含對音樂的審查，使得當時許多臺語歌曲成為「禁歌」，創作〈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的文夏，為臺語歌曲中被禁歌曲最多的創作人。

臺灣省政府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佈告

戒字第一號

一、本部為確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時起，宣告全省戒嚴。

二、自同日起，除基隆高雄馬公三港口在本部監護之下，仍予開放，並規定省內海上交通航線（辦法另行公佈）外，其餘各港，一律封鎖，嚴禁出入。

三、戒嚴期間規定及禁止事項如左，

- (一) 自同日起，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午一時起至五時止，為宵禁時間，非經特許，一律斷絕交通，其他各縣市，除必要時，由各地戒嚴司令官依情形規定實行外，概不宵禁。
 - (二) 基隆高雄兩市各商店及公共娛樂場所，其限於下午十二時前，停止營業。
 - (三) 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動攤販，不得有抬高物價，閉門停業，囤積日用必需品擾亂市場之情事。
 - (四) 無論出入境旅客，均應遵照本部規定，辦理出入境手續，並受出入境之檢查。
 - (五) 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
 - (六) 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佈謠言。
 - (七) 嚴禁人民攜帶槍彈武器或危險物品。
 - (八) 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隨身攜帶身份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
- 四、戒嚴期間，以圖擾亂治安，有左列行為之一者，以法處死刑。

- (一) 造謠惑眾者
 - (二) 聚眾暴動者
 - (三) 擾亂金融者
 - (四) 搶劫或搶奪財物者
 - (五) 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
 - (六) 鼓動學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
 - (七) 破壞交通通信，或破壞交通通信器材者
 - (八) 妨害公眾之用水及電氣煤氣事業者
 - (九) 放火決水，發生公共危險者
 - (十) 未受允准，持有槍彈或爆裂物者
- 除呈報及分令外，特此佈告通知。

主席兼總司令 陳 誠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1976年

行政院通令三台，要求綜藝節目中演唱歌曲應有三分之一為愛國歌曲、藝術歌曲與徵選歌曲。《廣電法》中規定：「方言歌曲，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宜少播放。」

【台北訊】新聞局已準備擴大金鼎獎的頒獎活動，獎勵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用銀彈攻勢從事國際宣傳活動。他說，中國紙同時刊登厚達七十二頁的大堆頭廣告，「錢萬能」。

新聞局長宋楚瑜表示 電視台方言節目 今後將逐漸減少

【台北訊】新聞局長宋楚瑜昨天說，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國語播出為止。宋局長在立法院答覆委員質詢時，作以上表示。

新聞局長宋楚瑜昨天說，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國語播出為止。宋局長在立法院答覆委員質詢時，作以上表示。

【台北訊】新聞局長宋楚瑜昨天說，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國語播出為止。宋局長在立法院答覆委員質詢時，作以上表示。

【台北訊】新聞局長宋楚瑜昨天說，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國語播出為止。宋局長在立法院答覆委員質詢時，作以上表示。

【台北訊】新聞局長宋楚瑜昨天說，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國語播出為止。宋局長在立法院答覆委員質詢時，作以上表示。

加國提供五 將貸款五

【台北訊】加拿大一家商業銀行原則同意提供貸款五萬美元，貸款利率加碼等條件。

台電公司表示，這項五千萬美元的貸款，比去年美國大通銀行對我貸款的條件優厚。他表示，他此行所接觸的二十餘家國際銀行，均對台電的貸款計畫表示興趣。

1987年

正式宣佈解嚴，臺語歌復甦。

簽 呈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印仁七十三
昌煥七十三

解嚴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零時起



主旨：立法院曾為該院會議依據憲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議決「

台灣地區戒嚴予以解除」，請 宣告解嚴一案，呈請

鈞核。

說明：一、立法院咨文說明：該院委員廖錕邦等四十三人提案，請議決呈請

總統宣告臺灣地區解嚴及行政院七十六年七月三日函請審議臺灣

地區解嚴案等二書。經提該院第七十九會期第四十次會議研審於

由決議，事請 宣告解嚴。

二、憲法第三十九條：「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

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送總統解嚴。」憲法第六十三

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決算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三、本案政府 賜予解嚴之日期，俾便發布解嚴令。

四、除呈准本年六月六日簽發之令文用語，擬具令稿，呈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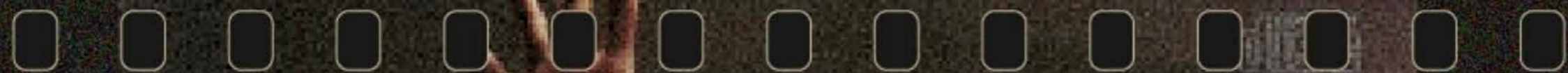
鈞判。

謹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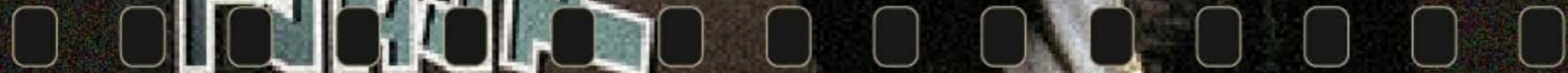


1989年。

「黑名單工作室」製作第一張音樂專輯《抓狂歌》。近乎全臺語創作、挑戰傳統，以搖滾、饒舌的音樂方式呈現，在臺灣流行樂壇前所未見。



林強
向前走



1990年 •

歌曲審查制度廢除，本土意識抬頭。《向前走》專輯出版，改變臺語歌曲形象，掀起另一波新臺語歌的風潮。



1990-2000年 •

臺語歌曲走向多元化，林強、陳明章、朱約信、蕭福德、陳昇、新寶島康樂隊及謝金燕的電子舞曲和伍佰的搖滾曲風各具代表性。



2000-2010年。

臺語歌曲多面向發展，許多華語歌手的專輯中，也將臺語作為一種語言創作，同時收錄華語及臺語歌曲。



2010年至今

數位音樂興起，串流音樂成為主流。獨立音樂也逐漸成為臺語流行音樂的重要組成，如閃靈樂團、滅火器樂團、濁水溪公社、董事長樂團、茄子蛋、隨性樂團、Random、美秀集團、拍謝少年、淺堤等。



背景音樂：拍謝少年－〈歹勢中年〉
建議開啟聲音聆聽，按鈕可關閉音樂



共咱本土的語言唱出來

Kā lán pún-thóo--ê gí-giân tshiùnn tshut-lâi

自1990年代的新臺語歌運動後，臺語歌曲近年來在黯淡中透出光亮，數位音樂時代來臨，年輕一代開始意識到臺語的意義，在價值追求的同時也讓臺語逐漸復甦。

臺語歌逐漸成為一種「風格」或身份的「認同」，在歌曲中使用多元的語言、曲風、配器，試圖去傳承、挑戰、保存臺語文化的樣貌。

「當臺語變成一種在生活裡自然、有趣的事，我們就會去接觸、去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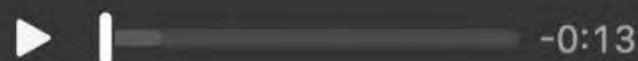
流氓阿德、許富凱、拍謝少年，分別橫跨不同世代、曲風、唱腔，對臺語的熟悉程度也不同，卻同樣在音樂中，要讓臺語被使用、被發現、被更多人聽見，並且長出新時代的詮釋和詞彙。



流氓阿德

「使用臺語創作，
我可以展現比華語多出幾百幾千倍的情感。」

Sú-iōng Tâi-gí tshòng-tsok, guá ē-tàng tián-hiān pí
Huâ-gí tióng kuí pah-puē ê tsîng-kám。



出道即將滿三十周年的流氓阿德，年輕時在鑫音樂擔任製作助理，因代替臨時無法到場的林強演唱泡麵廣告歌曲〈強強滾〉意外踏入歌壇。

流氓阿德的創作一直以來都是以臺語為主，在進入到水晶唱片後，發現身邊都是「叛亂份子」，大家都在寫臺語歌，索性也試著寫寫看。就這樣，他找到了表達自己最好的方式……

完整專訪





完整專訪



許富凱

「沒有舊的，哪會有新的。」

Bô kū ê , ná-ū sin ê 。

▶ | ————— -0:19

從小開始學唱歌，2004年參與八大電視《亞洲新人歌唱大賽》，獲得年度總冠軍。出道十年，連續七度入圍金曲獎，並在2021年以專輯《拾歌》奪得第32屆金曲最佳臺語男歌手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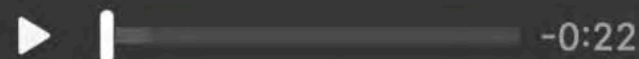
臺語歌曾讓許富凱又愛又恨。從小時候唱臺語歌怕被同學知道，一直到高中還是會對於唱臺語歌感到不好意思。然而歲月總會帶來禮物，走過十幾年寒暑，如今臺語歌已成了許富凱獨特的印記……



拍謝少年

「臺語是跟我們最親近的語言。」

Tâi-gí sī kā gúnt siōng tshin-kīn ê jí-giân。



拍謝少年，是2022年元旦登上總統府舞臺的天團。除了這樣高規格的舞臺，他們的表演場域也可以在住家陽臺上、廟口前、火鍋店內、漁村裡。然而不論表演的場域在哪裡，不變的是他們鮮明的臺語搖滾標誌。

對拍謝少年來說，臺語是來自家人的語言。即使經歷了戒嚴時期的國語運動，父母親在面對孩子時使用了更多「國語」作為溝通工具，臺語卻依舊竄流在他們的血液之中……



完整專訪

「對現在許多臺語歌創作者來說，臺語並非是生活中必要的一部份，但他或許將創作臺語歌曲當成一種鄉愁或身分認同的展現。」

Tuì tsit-má tsiânn-tsuē Tâi-gí kua tshòng-tsok jîn lâi kóng, Tâi-gí kî-sit m̄ sī sing-uah tióng pit-iàu ê tsit pōo-hūn, iáu-m̄-koh i huân-sè kā tshòng-tsok Tâi-gí kua tòng-tsò tsit tsióng hong-tshiū iah-sī sin-hūn jīm-tông ê tián-hiân。

——臺大藝文中心執行長陳峙維





拋開感性的情緒，現代的臺語歌創作者，特別是指 2010 年後的新生代創作者，需要面臨的挑戰其實不少。

首先，臺語歌創作者必須面臨的，是一個極度分眾化的年代。各式各樣的媒體雨後春筍般誕生，除了傳統的電視、廣播、唱片外，聽眾們更廣泛使用的，可能是網路影音或串流平臺。

這樣的觀賞及消費型態其實是正反並陳，隨著獲取歌曲聆聽經驗變得容易，大數據資料分析下的影音平臺推播功能，不同類型的臺語歌曲更有機會被聽眾發現和聆聽，

然而也由於聆聽歌曲的管道比比皆是，唱片成了收藏品，創作者們能夠賺取利潤的管道，逐漸轉型成以演唱會、周邊商品販售為主。但這些必須建立在擁有「市場」之前，而現實情況中，臺語歌的市場較為小眾，是不爭的事實。

除此之外，創作本身以外繁雜的事項，很多時候僅靠創作者本身獨立負擔是非常吃力的，因此在知名度大躁之前，許多創作者可能會需要以兼職的方式進行創作，畢竟先活下去依舊是最重要的。

語言本身的斷層，對於新生代臺語創作者來說亦是一大挑戰。

會聽、會說臺語和會使用臺語創作其實是兩個層次，臺語在遣詞用字上有許多獨特的表達方式，而這些與華語不互通的用法正在悄悄流逝。舉例來說，華語的「打牙祭」在臺語中會有「拜牙座王」的說法、「袒護」會說成「掩胡」。

這些用法若不是經過特別學習，對於現代的創作者而言並不簡單。因此，「倒字」、「華語直翻臺語」的情況屢屢出現於 2010 年代後的臺語創作歌曲中。

臺語的漢字書寫也是博大精深。同一個漢字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讀音，可以文讀也可以白讀，如到金紙店你可以買「香香兩兩」，是完全不同的詞性及臺語發音，但寫成漢字後，會需要搭配文字背後的文化才容易理解。

更不用說臺語還牽扯到腔調的問題，在華語文文字和發音分開發展的歷史脈絡之下，臺語創作者需要投注更多心力去試圖找到能更親近群眾的解方。

訪談尾聲，陳峙維感嘆：「臺語歌市場這麼小，創作者需要去思考如何寫出臺味、做出代表性、找到平臺，否則不是在喊口號，就真的是會成為『志業』，很難存活。」

「但或許，這也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臺語歌除了臺語這個語言外，它在音樂上還能怎麼樣的代表台灣？」





若臺語消失的那天來臨，

Nā-sī Tâi-gí bô--khì ê hit-kang lâi-kàu ,

某部分的臺灣也將死去。

tsít pōo-hūn ê Tâi-uân iā tsiong sí--khì。



世界音樂的趨勢蓬勃發展，被壓迫的歷史無法重來，在這個人人強調要做自己卻又容易被同化的年代，臺語歌的創作之路不會簡單。

Sè-kài im-gák phông-pūt huat-tián, hōo ap-pik ê lík-sú bē-sái tîng-thâu-lâi, tī tsit-ê lāng-lāng kiông-tiāu tsò ka-tī suah iū-koh tsin kán-tan hōo tông-huà ê nî-tāi, tshòng-tsok Tâi-gí kua ê lōo bē kán-tan。

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對於臺語的未來，我們還是抱著滿心期待。

Sóo-uī guī-ki tióh-sī puānn-ki, tuì Tâi-gí ê bī-lâi, gún iū-uân muá-sim kî-thāi。

授權條款CC-BY-4.0

採訪及製作團隊 | 林尹筑、程莉茜、黃涓津

文字 | 程莉茜、林尹筑

設計 | 林尹筑、程莉茜、黃涓津

網頁 | 黃涓津

插畫 | 程莉茜

特別感謝

陳峙維、流氓阿德、阿符、許富凱、Joe、拍謝少

年

專。言。方。法。派。之。民。阿。行。德。



A man with long hair, wearing a dark cap and glasses,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Behind him is a large, vibrant abstract painting with various colors and geometric shapes.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

專訪方流之氏阿禮

創造更多的臺語詞彙，
才跟的上這個多元的時代。



戴著帽子、及肩的長髮、搭配一身輕便的帽踢和黑框眼鏡，杭州南路的咖啡廳櫃臺正對面的位子，流氓阿德好早就坐在那，手中捧著書本沈思，很難想像這是曾在搖滾樂舞臺上吶喊、衝撞的「流氓」。

出道即將滿三十周年的流氓阿德，年輕時在鑫音樂擔任製作助理，因代替臨時無法到场的林強演唱泡麵廣告歌曲〈強強滾〉意外踏入歌壇。首張專輯《強強滾》在1992年推出，三年後進入水晶唱片——當時新臺語歌運動的重要推手，相信可以用搖滾樂改變世界。





2000年推出第三張專輯《看看這個世界》，看似一路順遂，卻在專輯發行不久，因家中母親重病，選擇放棄在臺北的一切，回到家鄉金門，一待就是八年。2015年因流氓樂隊團長老猴、母親相繼離世，經過歲月的淬煉，相隔十五年，流氓阿德重返樂壇，發行了專輯《無路用的咖小》，紀錄下在金門的生活。2018年，更以最新專輯《溫一壺青春下酒》獲得第30屆金曲獎最佳臺語男歌手獎。

血液裡的母語 從《強強滾》到臺語搖滾歌

Hueh-í k lâi ê bó-gí, uì tshiâng-tshiâng-kún kàu Tâi-gí iô-kún-gák



流氓阿德的創作一直以來都是以臺語為主，只有首張《強強滾》使用全華語創作。流氓阿德說道，因1990年代臺語長期被打壓，慣性第一張專輯就使用華語來創作，直到後來進入水晶唱片。一方面因水晶唱片是非常具本土意識的唱片公司，另一方面是進去後發現身邊都是「叛亂份子」，大家都在寫臺語歌，索性也試著寫寫看。就這樣，他找到了表達自己最好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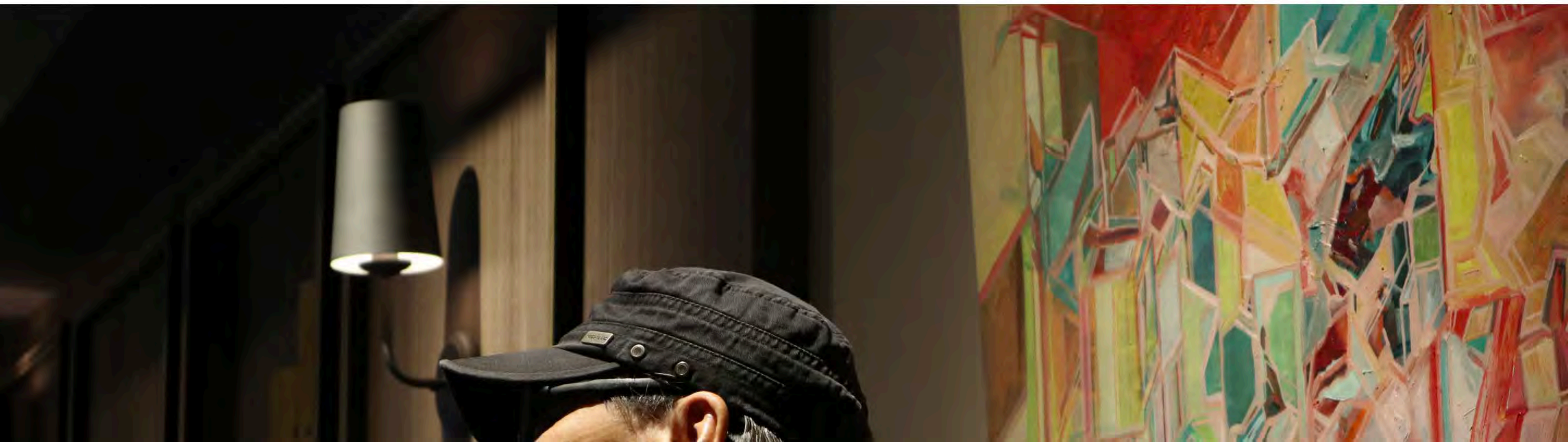


NALUTIC
BOULDER



臺灣因政治環境經過很長時間對臺語的壓迫，流氓阿德從小到大，被教育華語是大家共通的語言，且臺語是「不入流、沒水準的」，所以即便跟家人溝通是臺語，可是一到公共場合，就會慣性地用華語。

他回想起「之前有一陣子在火車上，我講到臺語的時候，旁邊的人會轉頭看我，覺得好像看到一頭怪物一樣，他們可能覺得現在都什麼時代了，還有人用這種語言在表達自己。」他覺得不可思議。但他也表示，幸好現代社會似乎對於臺語開始慢慢重視，比較不會有類似的情形發生，但不希望只是曇花一現。





流氓阿德的眼神中，透露出對臺語歌未來淡淡的擔憂。圖片來源／黃湄津攝

創造新的詞彙 美的東西就是要拿來運用

Tshòng-tsō sin ê sū-luī, bí ê mī h-kiānn tiōh-sī ài thèh-lâi ūn-iōng



創造新的詞彙 美的東西就是要拿來運用

Tshòng-tsō sin ê sù-luī, bí ê mí h-kiānn tiōh-sī ài thêh-lâi ūn-iōng

臺語之於流氓阿德，是他的母語，也是他演唱時表達的工具。之所以選擇用臺語創作、演唱，是因為在運用上，自己的母語最得心應手。而且因為臺語有八、九個音，比其他語言都還複雜，要在這九個音調中控制、駕馭它，其實可以表達出很多的情感，雖然複雜卻可以很豐富。

即使身為母語創作者，在臺語歌創作時還是會有許多細節要講究。流氓阿德在寫臺語歌時，會事前做很多的功課，除了平常的生活用語，他常上一些臺語的辭典網站，查詢華語跟臺語之間語句的連結與表達方式，也發現其實不同語言間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只是使用方式不太一樣。

在流氓阿德的臺語歌曲裡，有些歌詞並不是平常會使用的詞彙，「從《看看這個世界》那張，其實我裡面使用語言的方式，就都是文言音，類似歌仔戲唱的方式，用到很多文言文，我覺得那個很美啊，只是一般人會覺得我『囂俳 (hiau-pai) 』就是好好的口語不講。」



例如在〈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曲中「抱歉 (phō-khiàm)」的讀音，以及〈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中「曾經 (tsan-king)」在歌曲中使用的發音，都不是日常中會聽到的，「但是我覺得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傳統、是真的，只是有一些我可能會覺得，這樣講會很漂亮我就會這樣講。」

流氓阿德的歌，有時候更像是一首首的臺語詩，他深信因為臺語就是詩、歌詞就是詩，那麼美的東西就應該要拿來運用。

除了在歌曲中使用不同的發音，流氓阿德也會因為歌曲需要，而去創造一個新的名詞，「比如說高鐵、小巨蛋、麥當勞，都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果我們一直依循舊的，就沒有辦法在這個已經多元的時代繼續創造。」年過半百的流氓阿德相信，必須要去創造更多新的臺語詞彙，「如果它是可以被使用，而且也讓臺語變得更完整的，就可以用啊！這樣才可以跟得上這個時代。」

「語言畢竟是人創造的。」雖然也曾遭到一些批評、指教，流氓阿德堅持必須要屏棄舊時候的臺語使用方式，去創造一條自己覺得會讓臺語更美、更與時俱進的路，並且讓世界看到更寬廣的臺語樣態。



流氓阿德 Ardor Huang - 【無路用的咖小 Useless Guy】 Official MV



分享



到以下平台觀看：[YouTube](#)

不透過各種努力 它可能真的會消失

Bô thàu--kuè kok-tsióng phah-piànn , Tâi-gí tsin-tsiànn ē siau-sit



近期，流氓阿德開始有一種焦慮——臺語這個語言，未來會消失。

這幾年流氓阿德發現，有許多人聽得懂臺語，但不會講。在世代間出現語言的斷層，他覺得各種方言，例如原住民、客語、臺語都有遇到同樣的困難，會講的人口越來越少，他很是焦慮，「因為這是自己的語言欸，你怎麼不會講？」

但一方面，他也發現，有一群年輕人與他同樣意識到母語逐漸消失，並為此產生焦慮，開始使用臺語創作。雖然不是很會講，但有點像是在反省，要把母語找回來，表達對自己身份的認同，重新開始去深化自己臺語的程度，即使跌跌撞撞、卡卡的，還是有看見一群人在努力。

「政府現在開辦很多台語學習相關課程，我覺得歌是一個最容易、去改變，去讓人家接受台語的這件事情的方式，因為他去唱歌嘛，他就唱進去，他就自然而然會，你去教育、學語言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但是當你唱歌的時候，讓年輕人對臺語產生認同，他就比較容易親近。」

流氓阿德憂心地表示，如果現在不透過各種努力去改變的話，臺語真的會消失。因此他從2018開始主持靈真節日〈全世界最亮的光〉，節日中使用



消失。因此他從2018開始主持電臺節目〈全世界最亮的光〉，節目中使用全臺語對話，且來賓也幾乎百分之九十都講臺語。

我從金門來 盼回家鄉推廣臺語

Guá uì kim-m̄ng lâi, òng-bāng tng--khì kòo-hiong thui-kóng
Tâi-gí

無論是何時的創作，流氓阿德始終如一的在描寫自己的故事，但經過八年
在金門的沈潛，2015年再次回歸歌壇的流氓阿德，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開始無畏地去表達自己的語言，並且忠於自己的「口音」。

流氓阿德是金門人，口音是泉州腔，在早期的作品裡很少出現金門的泉州
腔，因為他怕別人聽不懂，且參雜著一人孤身從金門來臺北生活，被叫
「金門仔」的自卑，所以會刻意去隱藏自己的腔調。

流氓阿德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回金門家鄉去推廣，一個已經要消失的、
自己的語言。

「就寫兒歌啊，一開始要寫兒歌，那才是腐蝕人心最快的方式，兒歌能感
染人的原因就是簡單、易懂。」流氓阿德提到可以不用再寫新的旋律，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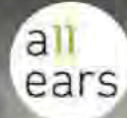


用《天黑黑》這類型的曲調，然後把臺語的腔調改成閩南、金門腔，就可以在金門，從孩子的教育去著手推廣語言。

他也有感於現在的年輕人，會因為「潮流、新奇」而去創作、去唱臺語歌，這樣是很值得鼓勵的，但是當歌曲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使用的語言、詞彙不一樣，意境就不一樣。

因此他建議在創作時，應該要多讀書、看電影、聽音樂、看別人的創作，才有能力多充實自己的臺語詞彙，因為臺語有很多層次，除了追求直白，如果能讓創作到詩的境界，那樣的作品會讓臺語更美、更遠，也會更好。

「明年我就（出道）三十年了，不曉得還能唱多久，就走一步算一步。」流氓阿德也經歷過大部份玩音樂的人會遇到的困難，三十歲的時候沒賺錢，本來只是想要結婚、生小孩，看過很多樂團的主唱，壓力很大後來就放棄了，但是「走到現在覺得自己能走過三十年，不簡單。」



流氓阿德 Ardor 【給五十歲自己的備忘錄 A Note to My Fifty-Year-Old Self】 Music Video (NE...)



分享



到以下平台觀看：[YouTube](#)

流氓阿德經歷人生的風雨，從谷底爬起後不斷地找尋，與這個社會和自己對話，但他依舊會使用臺語繼續創作。「因為我唱華語也是臺灣國語，用臺語去表達是我比較想要的」。

「有也好，沒也罷，盡力就好。所謂的梦想，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自己也討厭的那種大人。」



到以下平台觀看：[YouTube](#)

流氓阿德經歷人生的風雨，從谷底爬起後不斷地找尋，與這個社會和自己對話，但他依舊會使用臺語繼續創作。「因為我唱華語也是臺灣國語，用臺語去表達是我比較想要的」。

「有也好，沒也罷，盡力就好。所謂的梦想，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做自己也討厭的那種大人。」



流氓阿德這樣說.....

[回報導首
頁](#)

[許富凱專
訪](#)

[拍謝少年專
訪](#)

專訪許富凱



專訪許富凱

沒有這些舊的，
哪來新的？





走進擁有數十年歷史的白金錄音室，這裡，是錄製許富凱出道十年專輯《拾歌》的所在。門的那一側，許富凱穿著寬鬆的白色T-Shirt起身招呼，與一週前首次攻蛋大喊「小巨蛋！我來了！」的那個金曲歌王判若兩人，卻有著一樣的親切，一樣的靦腆。

從小開始學唱歌，許富凱在南部的童星歌唱比賽中嶄露頭角。2004年參與八大電視《亞洲新人歌唱大賽》，獲得年度總冠軍，隨後又在《明日之星 Super Star》節目中，成為衛冕百萬關主的歌手之一。

出道十年，連續七度入圍金曲獎，並在2021年以專輯《拾歌》奪得第32屆金曲最佳臺語男歌手獎。除歌唱領域外更跨足戲劇界，出演2021年臺灣歌仔戲電視劇《孟婆客棧》。





許富凱真摯的眼神及具有穿透力的歌聲，唱出了對於臺語歌的愛與深情。圖片來源／

取自許富凱臉書粉絲專頁



從小拜師學藝 開啟走唱人生

Tsū-sè-hàn pài-sai-hū hák-gē, khai-sí tsáu-tshiunn lân-sing

1990年代三立的歌唱比賽「新人歌唱排行榜」造就了許多唱臺語歌的小童星，形成一種風潮。尤其是在南部，舉凡任何活動、節慶、廟會、週年慶都會舉辦歌唱比賽，當時的家長就會帶著家裡的小朋友，去學臺語歌、參加歌唱比賽，在高雄旗山長大的許富凱就是其中之一。

許富凱家裡爸爸、媽媽是做美髮的，才五歲的他每天睡覺起來、喝完牛奶，接下來的行程就是看爸爸租來的〈豬哥亮的歌廳秀〉錄影帶，不知不覺中，許多臺語老歌就這樣在小富凱的心中留下印象。他從小就愛唱歌，只是害羞、內向的個性，讓他一站上臺就會感到不自在，因此當時的他從沒想過會成為歌手。

直到九歲時的某天，爸爸的朋友結婚，請了舞臺車，小小年紀的富凱被拱上臺唱歌，當時什麼都不懂，就在婚禮上唱了孫淑媚的《媽媽你無對我講》，結束演唱後，有人告訴富凱爸爸，「你小孩很會唱歌耶，怎麼不去學唱歌？」就此，開啟了許富凱接下來幾年的學藝生涯。



當時南部一個星期會有約三場歌唱比賽，許富凱在學校下課之後，就必須準備裝扮到處去征戰，同期的郭婷筠、曾瑋中，都是當時一起參加歌唱比賽的夥伴。以前家裡的電視機、洗衣機都是許富凱歌唱比賽贏來的，家裡最高峰時期有六、七臺腳踏車，還有很多的毛巾跟資生堂肥皂。





學臺語歌不敢讓人知道 後來才找到認同

òh Tâi-gí kua m̄ kánn hōo lāng tsai-iánn, āu-lâi tsiah tshuē--
tiòh jīm-tông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唱歌，第一個老師就是孫淑媚。「當時同學都知道你去學唱歌，但不知道你是學哪一個語言的歌，不太敢講自己學台語歌，因為早期的台語歌會讓人覺得很『俗』。」

許富凱說，「早期大家聽的流行華語歌曲是阿妹、范曉萱，聽起來就很時髦，我唱的臺語歌就是洪榮宏大哥、陳盈潔大姐。」在那個年代，臺語音樂反映出了社會上比較悲傷、苦情的一面，「一個小孩子要唱很多菸酒類的歌詞。」他無奈地笑了出來。

從九歲開始的走唱人生，讓許富凱小時候很討厭臺語，一個禮拜要從旗山坐車去小港兩次，舟車勞頓。「我的補習就是去學唱歌，那時候好痛苦，我為什麼跟別的小孩不一樣？」看著其他同學下課後不是去補習就是去玩，他卻要不斷地學唱歌、參加歌唱比賽，那段時間讓他覺得臺語歌很俗、很煩。



高中時許富凱選擇了美容美髮科，爾後服完兵役，走到人生的岔路，他開始思考：「究竟要繼續唱歌，還是就去做美容美髮？」

幸好，當時有許多貴人一路相助，二十一歲時許富凱遇到了一位舞廳的老師，替他錄製了一個Demo，那時候舞廳歌手短缺，許富凱因此入行。

然而進去之後才發現自己不會看譜，也不知道要唱什麼key，又常唱到破音，一度想著要放棄，是媽媽的堅持和陪伴，才讓許富凱撐下去。「我在舞廳學到好多東西，剛開始去我很怕那裡，唱不對就會有人開始丟鼓棒，但我在那個地方也看了人生百態。後來唱不到一年就去歌唱比賽了。」

那年正好《明日之星Super Star》和《超級偶像》歌唱比賽節目在播出，評審之一的丁曉雯過去也曾擔任《亞洲新人歌唱大賽》的評審，他想起了當時表現使他印象深刻的許富凱。「他就問其他人許富凱去哪裡了？後來輾轉問到我的電話，就請製作單位跟我聯絡。」許富凱說道，自己就這樣因緣際會又踏上了比賽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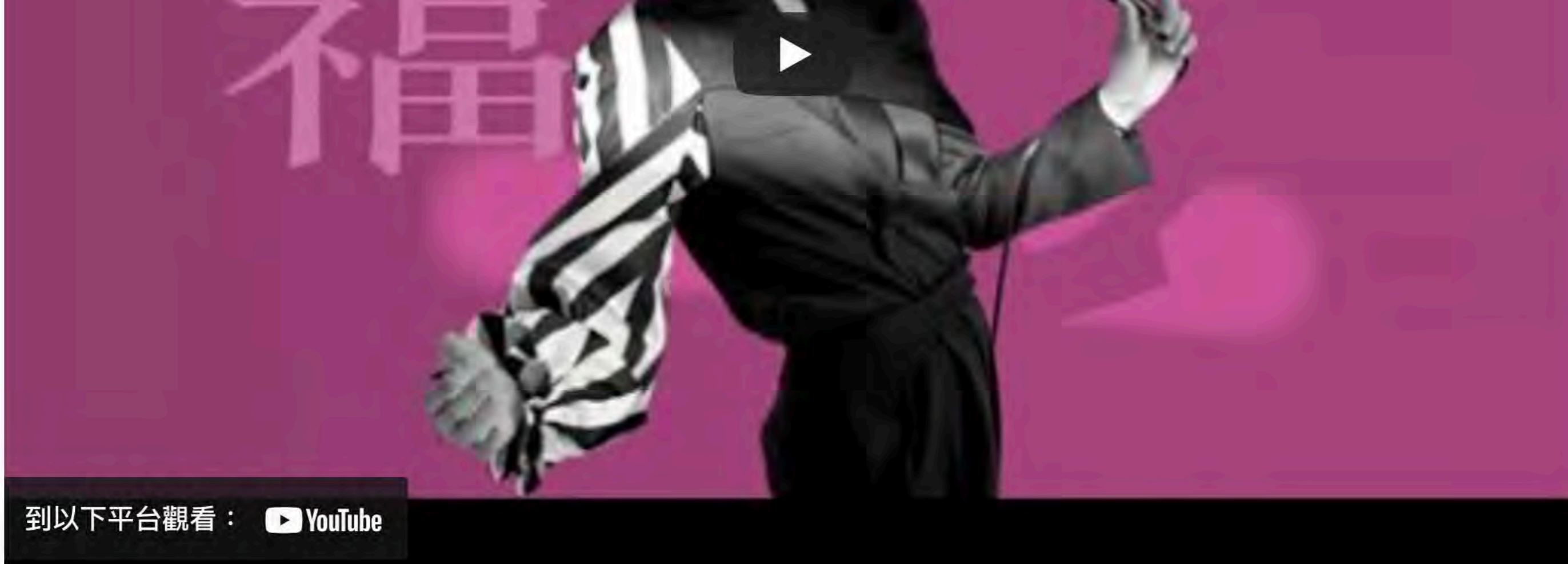
當初念頭只是想拿一百萬元的獎金，償還助學貸款，接下來便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誰料到許富凱一路過關斬將，從第一關只有媽媽一個人拿著



加油牌，到後來有一整群、一整團、甚至後援會，就這樣慢慢積累，「我才發現這麼多人喜歡我的歌、喜歡我的聲音，那時候才開始愛唱臺語歌這件事情。」

許富凱不斷在唱歌的過程中，逐漸找到對自我、對臺語的認同，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當時在練歌時，《明日之星Super Star》的製作人黃義雄（寇桑）常來看他，當時寇桑極力在推動臺語歌，「這也是我為什麼後來一直唱臺語歌，一部分就是受他影響。」許富凱說道，對於當時才23歲的他，寇桑是恩師、生命中的貴人，會一直耳提面命，告訴他要把臺語歌傳承下去。





再五十年這些歌就會不見 推出全翻唱專輯

Koh gōo-tsáp nî tsia ê kua tiòh ē bô-khì, thui-tshut tsuân-sin
Tâi-gí kua tsuan-tsip

三十四歲的許富凱，一個年輕人唱著過去幾十年的臺語老歌，卻毫無違和，因為對他來說，這些都是從小陪他長大的音樂，只是現在年輕人很少聽罷了。

臺語歌曾讓許富凱又愛又恨，他提到，從小時候唱臺語歌怕被同學知道，一直到高中還是會對於唱臺語歌感到不好意思。然而歲月總會帶來禮物，



臺語歌曾讓許富凱又愛又恨，他提到，從小時候唱臺語歌怕被同學知道，一直到高中還是會對於唱臺語歌感到不好意思。然而歲月總會帶來禮物，走過十幾年寒暑，如今臺語歌已成了許富凱獨特的印記。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唱華語歌？連臺語歌都還沒有唱穩定，唱華語歌要幹嘛？如果去唱華語歌，臺語歌怎麼辦？沒有人要唱啊？」許富凱略顯激動地說道。他會繼續唱著臺語歌，除此之外他也看見，現在有些年輕人開始創作、演唱臺語歌，「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他也察覺到現代社會對於傳統臺語歌的認識存在斷層。有次他和身邊年紀比較小的造型師聊天，居然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黃乙玲，這件事讓他大受打擊。

由於這個事實讓許富凱太過震驚，許富凱身上也開始有一個責任，他決定做些甚麼，來傳承這些陪伴他長大的臺語歌曲，想把以前漸漸被忘記的臺語老歌，再唱給更多人知道，「我想說很可惜，這些歌不能不見，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做一張翻唱專輯。」



拾

許
富
凱

歌



首次登上小巨蛋，幾乎座無虛席，可以看見許富凱的好歌藝及影響力。圖片來源／黃湄津攝

老東西有老靈魂 讓臺語歌成為日常

Kóo-tsá ê mí h-kiānn ū kóo-tsá ê lîng-hûn, hōo Tâi-gí kua sîng-uî jî t-siông

「很多人都說許富凱你的歌是宜古宜今那種，就是可以唱新的、也可以唱以前老的那些東西。」許富凱說道，他也期許自己可以在臺語歌持續創新的同時，進行老歌的翻唱與保存，「我一直跟工作團隊說：『沒有這些舊的，哪來新的？』這個很重要，所以舊的一定要被保留下來。」

其實在許富凱剛出道那年，就已經有想要出一張臺語老歌翻唱專輯的念頭。因為那些臺語老歌用的字詞，跟華語存在差異，使用的方式也不同，「老東西有它的靈魂在」，這些古老的臺語詞彙對他來說特別地美。因此，2021年首次登上小巨蛋的許富凱，在演唱會中特別重新翻唱了鄧雨賢百年前的作品〈月夜愁〉。

因為臺語，許富凱的歌迷橫跨各年齡層，有許多人透過臺語歌去認識他、



頭。因為那些臺語老歌用的字詞，跟華語存在差異，使用的方式也不同，「老東西有它的靈魂在」，這些古老的臺語詞彙對他來說特別地美。因此，2021年首次登上小巨蛋的許富凱，在演唱會中特別重新翻唱了鄧雨賢百年前的作品〈月夜愁〉。

因為臺語，許富凱的歌迷橫跨各年齡層，有許多人透過臺語歌去認識他、產生交流與連結，「我常常收到很多小孩的訊息說：『真的很感謝你，帶給我媽媽很多的快樂』，也會有很多媽媽問小孩要怎麼用電腦聽我的音樂。」

儘管有些人會質疑，許富凱那麼會唱，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但他有自己的堅持，覺得有些歌已經等不了再五十年，也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因此選在出道十年，推出《拾歌》十首全翻唱臺語老歌專輯，也「拾起」自己青春成長的記憶。

許富凱要讓那些充滿靈魂、美好的臺語歌，重新地被大眾聽到、被大眾喜歡，如此一來，不僅讓臺語歌的生命更延長，也讓臺語持續地流動在日常的生活裡。





樂。」

儘管有些人會質疑，許富凱那麼會唱，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但他有自己的堅持，覺得有些歌已經等不了再五十年，也不能只停留在過去，因此選在出道十年，推出《拾歌》十首全翻唱臺語老歌專輯，也「拾起」自己青春成長的記憶。

許富凱要讓那些充滿靈魂、美好的臺語歌，重新地被大眾聽到、被大眾喜歡，如此一來，不僅讓臺語歌的生命更延長，也讓臺語持續地流動在日常的生活裡。



許富凱為什麼要翻唱？他這樣說……

回報導首
頁

流氓阿德專
訪

拍謝少年專
訪



專訪拍攝青少年





專訪拍謝青少年

我們必須先是臺灣人，
然後才是玩團仔。





走進大安區的練團室，桌上擺著喝到一半的手搖杯飲料，「來，坐啊！」
三個大男孩以非常自在的方式招呼著我們，如同鄰居大哥哥般親切。

他們是拍謝少年，是2022年元旦登上總統府舞臺，帶領全臺灣人民迎向
2022的天團。除了像總統府這樣高規格的舞臺外，他們的表演場域也可以在
住家陽臺上、廟口前、火鍋店內、漁村裡，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音樂祭
中。然而不論表演的場域在哪裡，不變的是他們鮮明的臺語搖滾標誌。





2022年元旦在總統府前廣場，拍謝少年唱出了台灣人的驕傲和希望。圖片來源／取自拍謝少年臉書粉絲專頁

這個「臺灣土產的搖滾樂團」成立於2005年，由吉他手維尼、貝斯手薑薑以及鼓手宗翰共同組成，十多年來，從單純樂器演奏，到加入臺語人聲演唱、從兼職到全職、從無名樂隊到搖滾天團，拍謝少年也將正式從少年邁入中年。



拍謝少年的專輯產量不高，十多年來也就只有三張，分別是2012年的《海口味》、2017年的《兄弟沒夢不應該》及2020年的《歹勢好勢》。但量少質精，後兩張專輯分別拿下了第九屆及第十二屆金音獎的「最佳搖滾專輯獎」，在獨立樂團界是非常榮耀的肯定。



拍謝少年 Sorry Youth - 兄弟沒夢不應該 Brothers Shouldn't Live Without Dreams (Official MV)



分享





最親密的臺語 創作卻不簡單

Siōng-kài tshin-bít ê Tâi-gí, beh tshòng-tsok suah bô kán-tan

對拍謝少年來說，臺語是來自家人的語言。父母親、祖父母都是用這個語言來與彼此溝通，即使經歷了戒嚴時期的國語運動，父母親在面對孩子時使用了更多「國語」作為溝通工具，臺語卻依舊竄流在他們的血液之中。

「臺語對我們來說是很親密的語言。」宗翰這麼說，其他團員也一致同意，聊天時若與對方說起臺語，會有更加親切的感覺。

不過，對於拍謝少年來說，使用臺語創作，並非因為臺語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語言。會衝進臺語歌壇，其實有很大的成分是緣分使然。

「一開始我們其實比較偏演奏型的樂團，但因為我們只有三個人，樂團的編制也不可能太大，後來就想說那好像嘴巴也可以動一下。」薑薑回憶起那段年少時的無心插柳後說道。於是他們開始試著在樂曲中加入人聲，而維尼發現，用臺語寫歌其實比較簡單，因為相較起華語，臺語共有八個聲調，「有時候想到歌詞，那個旋律自然而然就會在，對我來說比較自然。」維尼透漏了這個創作上的小心得。



在拍謝少年的大學時期，其實不太有機會接觸到臺語歌曲，更不用說是臺語搖滾樂，因此在使用臺語創作的過程中，拍謝少年的確遭遇到了困難。



雖然創作過程需要很多的摸索，他們卻也逐漸發現這樣以臺語搖滾為主題的創作方向不僅可行，也是他們喜歡並且認同的，因此他們決定為了創作「臺語搖滾」這件事情去努力。包括透過調整樂器的音色、樂曲編排來更符合臺語創作的需求，當然針對「語言本身」，拍謝少年也花了非常大的工夫去精進自己。

咎於歷史因素，臺語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使用經歷了斷層，許多臺語詞彙並沒有被好好地保存下來。因此如何把臺語歌寫得「更道地」，對於拍謝少年來說是一門必須突破的功課。在歌詞創作上，他們會尋求謝銘祐老師這般經驗豐富的前輩來進行指導，無非就是希望將創作唱出親切感，讓聽眾平時無事時就能哼上兩句、唱進阿公阿媽的心裡，唱出一首首「阿公、阿媽點頭稱讚的臺語金曲」。

過去政策箝制發展 臺語歌的憂愁及展望

íng-pái tsìng-tshik khan-tsè huat-tián, Tâi-gí kua ê iu-tshiû kah tián-bōng

近十年來，臺語歌曲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頻率逐漸升高，以臺語歌曲作為標誌的樂團也越來越多，對於這樣的現象浮現在臺灣社會中，拍謝少年認



標誌的樂團也越來越多，對於這樣的現象浮現在臺灣社會中，拍謝少年認為，臺語歌曲其實一直以來都存在於臺灣社會之中，甚至比華語歌曲存在的時間還要長，然而過去臺語歌曲由於政策的關係而逐漸沒落，十分可惜。

在臺語歌曲受到箝制的那些年代裡，除了禁方言政策之外，《廣播電視法》裡更是有明確規範需要逐漸減少方言歌曲比例的規定，因此創作臺語歌曲對於音樂人來說，相對是較為不可行的一條路。

在1980年代隨著政策放寬，臺語歌曲終於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又逐漸出現在眾人眼前。拍謝少年認為，現下年輕人對於臺語歌曲的接受度越來越高，有可能是因為對於自己的文化越來越有自覺。

「那你們選擇以臺語做為歌曲創作的語言，心中是否肩負了將臺語傳承下去的使命感？」「沒有沒有沒有！」三個大男孩一臉驚恐，「這個擔子太大了，我們沒有想那麼多。」薑薑謙虛地說。話雖如此，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認為，如果有一天，社會上不再使用某一種語言，那麼這種語言就會逐漸地從日常生活中消失，最終走向滅絕。

然而，滅絕的從來也就不只是語言，更多時候會是語言背後所蘊含的歷史



然而，滅絕的從來也就不只是語言，更多時候會是語言背後所蘊含的歷史與文化。

寫出台灣的日常 唱出土地的故事

Siá-tshut Tâi-uân ê jít-siông, tshiunn-tshut thóo-tē ê kòo-sū

拍謝少年自稱是「一尾臺灣土產搖滾樂隊」。他們認為創作的靈感必須是來自於生活，對於他們來說，自己必須「先是一個臺灣人，然後才是一個玩團仔。」

在誤打誤撞之下，將臺語確立為樂團的使用語言，並且自此之後，他們努力地希望能將生活以及搖滾樂揉和在一塊，希望去挖掘臺灣這座島遇上的更多故事，並透過他們的創作分享給聽眾。

他們開始了許多非正規的演出，在一場一場與土地建立連結的演出中，他們遇見了許多人、事、物，而這些美好的遇見，或多或少對於他們的創作帶來了正增強。拍謝少年不僅透過挖掘生活的過程來尋找創作靈感，他們更經由這些經驗去尋找自己是誰。




「我們的過去影響了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並且也會影響我們的未來。」維尼這麼描述著，一路走來的堅持是為何而在。「我們是很認真在臺灣演出的一個樂團，玩團對我們來說不只是經濟生活上的支持，否則我們不會堅持初衷到現在。」



拍謝少年Sorry Youth - 契団 Child of God (Official MV)


分享



到以下平台觀看： YouTube



細細地品味拍謝少年的創作，會發現驚喜藏在細節裡。〈契団〉（義子）帶入了北管樂、唸歌以及掌中戲等元素、〈北海老英雄〉唱出對於北海岸長期反核老大哥們的尊敬、〈時代看顧正義的人〉反映了臺灣世代交替下，前輩與後輩間互相的期許與追尋、〈晝夜市〉將臺灣獨有的夜市文化寫進歌裡……，這些交織在創作中的旋律與詞藻，描繪了拍謝少年眼中的臺灣，使用了臺語能讓歌曲中的在地元素增強，營造更豐富的感染力。因此拍謝少年的歌曲，一首一首唱出了市井小民的故事，也唱出了臺灣的文化、臺灣的日常。

拍謝少年使用著他們的身體以及感官，去和福爾摩沙這片土地進行交流、對話，並且把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用最親密的臺語，譜成一首首歌曲，回饋給寶島臺灣。

「這就是我們能夠做的。」他們最後這麼說。



聽聽拍謝少年的憂愁……



寫進歌裡……，這些交織在創作中的旋律與詞藻，描繪了拍謝少年眼中的臺灣，使用了臺語能讓歌曲中的在地元素增強，營造更豐富的感染力。因此拍謝少年的歌曲，一首一首唱出了市井小民的故事，也唱出了臺灣的文化、臺灣的日常。

拍謝少年使用著他們的身體以及感官，去和福爾摩沙這片土地進行交流、對話，並且把自己認為重要的部分，用最親密的臺語，譜成一首首歌曲，回饋給寶島臺灣。

「這就是我們能夠做的。」他們最後這麼說。



聽聽拍謝少年的憂愁……

回報導首
頁

許富凱專
訪

流氓阿德專
訪